

游藝丛书



丰子恺艺术与 艺术教育研究

陈星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游藝 丛书

● 第二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丰子恺艺术与 艺术教育研究

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丰子恺艺术与艺术教育研究 / 陈星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61 - 1981 - 5

I. ①丰… II. ①陈… III. ①丰子恺(1898—1975) - 艺术评论 - 文集②丰子恺(1898 - 1975) - 艺术教育 - 文集 IV. ①J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326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2
字 数 37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叶 朗

丰子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他的美育思想和实践都给现代中国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值得今天的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深入地继承和发扬。

丰子恺的作品，既有思想的高度，也有艺术的高度，涉及多个文化领域，具有多方面的研究意义和鉴赏价值。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文化繁荣、名家辈出的时代。丰子恺先生具有丰厚的传统素养的积累，也汲取了新的艺术形式的长处。他的作品清新亲切，自成一格，有助于陶冶人的审美趣味，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这些方面，他的作品意义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然而，丰子恺作品背后的深厚意蕴，尤其是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以及这些关联对于我们今天美学、艺术学理论建设的积极作用，似乎还没有得到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充分注意。这是我们研究美学、艺术学以及从事青少年教育的学者应该做的事。

在 21 世纪的今天，美学和美育理论发展已经给我们学术界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重视和继承传统，在前辈学者、艺术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回应时代的呼唤。研究、阐释和继承丰子恺先生的思想和实践，正属于这个大趋势。丰子恺先生的美学思想和美育实践对于我们当代社会仍然具有研究和继承的价值。他的思想和艺术善于呈现日常生活中的美，体现着传统中国人的情趣、心态和追求，引导人远离那些浮躁的、粗鄙的、猎奇的风尚。这些特点，对于当今中小学生的审美教育和对成年人的自我修养，都有相当高的价值，值得我们大力提倡和发扬。

这次“第二届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与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也有丰子恺先生的故交亲朋。大家从不

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对丰先生的思想和艺术作出了阐释，并展开了热烈的探讨，相信会对今后的丰子恺美学和美育思想的研究工作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

这本论文集收录的文章，多数是在会议上宣读并在会后加以修改的，感谢所有参与这次会议的学者的积极参与。文集的编撰工作得到了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的领导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谢意。

2012年6月28日

目 录

序	叶 朗 (1)
论丰子恺民俗审美的多重视角	黄江平 (1)
论丰子恺早期的“同情说”	
——兼与朱光潜相关思想相比较	黎 萌 (11)
论丰子恺审美理论之“以仁为本”	
——兼与宗白华、朱光潜比较	萧 湛 (21)
丰子恺的艺术观及对当代美学与艺术的启示	柳清泉 (35)
“儒释互补”：丰子恺的艺术审美理论	王 伟 (45)
宗教、道德和艺术的统一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子恺艺术论	刘笑非 (53)
“何分物与我，大地一家春”	
——论丰子恺先生的护生情怀	汪韶军 (63)
丰子恺艺术“绝缘说”之佛学意蕴	汤凌云 (74)
艺术是道德的理想	
——丰子恺视野中艺术与道德的三层关系	杨 震 (94)
丰子恺与中国近现代艺术精神的创造	张 卉 (102)
童心与同情的美学	
——丰子恺漫画中的幽默	肖 鹰 (111)
人文关怀	
——丰子恺漫画的艺术精神	王九成 (119)
丰子恺《护生画集》儒家艺术思想辨说	朱晓江 (130)
蕴藉有味 风神潇洒	
——读丰子恺先生的书法	崔树强 (141)
丰子恺漫画基本思想评述	查 律 (154)
独领风骚的丰子恺装帧艺术	吴浩然 (167)

丰子恺与《源氏物语》	[日] 大桥茂 大桥志华 (183)
丰子恺艺术教育事业年表	陈 星 (193)
丰子恺艺术思想的基础及其得失	陈 伟 倪 君 (229)
丰子恺的“教育漫画”与开明派的教育改造运动	姜 建 (240)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丰子恺散文	
——以“师生关系”主题解读《教师日记》	[日] 西槓伟 (249)
百年回眸丰子恺	潘文彦 (262)
艺术家的影响、流派及其他	
——为纪念丰子恺先生逝世 35 周年而作	潘文彦 (277)
“口琴音乐是音乐界的福音”	
——丰子恺提倡用口琴普及民众音乐	朱显因 (287)
略述丰子恺家庭教学的趣味化	叶瑜荪 (297)
培植“艺术心”：丰子恺的艺术教育思想	刘春阳 (304)
“曲高和众”	
——丰子恺社会艺术教育理念及其意义辨析	陈 剑 (314)
从立达中学到开明书店	
——丰子恺社会音乐教育事业的拓展和转型	陈净野 (326)

论丰子恺民俗审美的多重视角

黄江平

丰子恺的散文和绘画创作在中国 20 世纪的文学艺术史上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其散文清新自然、醇厚隽永，充满人间情味，含义深长；其绘画疏朗简洁、形神兼备，蕴涵人生意味，意境空远。对生命根本问题的探求与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在丰子恺的生命体验与艺术实践中达到了高度融合。丰子恺主张艺术反映人生，认为艺术的根本原则是“关切人生，近乎人情”。^①他说：“文艺之事，无论绘画，无论文学，无论音乐，都要与生活相关联，都要是生活的反映，都要具有艺术的形式，表现的技巧，与最重要的思想感情。”^②因而，重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成为丰子恺审美活动的逻辑起点。面对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和民俗事象，丰子恺善于从多角度、多层面展开民俗审美活动。本文试从物质民俗、艺术民俗、宗教民俗等审美视角对丰子恺民俗审美进行初步探讨。

一 物质民俗审美

丰子恺在一篇谈弘一法师的文章中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③丰子恺把生活划分为物质、精神、灵魂三个方面，分别对应衣食住行、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三大门类。民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

① 丰子恺：《评中国的画风》，《丰子恺文集》第4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版，第245页。

② 丰子恺：《版画与儿童画》，《丰子恺文集》第3卷，第375页。

③ 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厦门佛学会讲稿，民国卅七年十一月廿八日》，《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399页。

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① 民俗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精神民俗、宗教信仰民俗，分别对应着衣食住行层面的物质民俗、文学艺术层面的民间艺术民俗以及信仰层面的民间信仰民俗。

物质生活民俗包括饮食、服饰、居住及交通习俗，即衣、食、住、行。物质生活民俗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丰子恺在物质民俗审美中十分注重表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他认为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就是充满了“人间烟火气”^② 的生活。在丰子恺看来，“人间烟火气”是民俗生活最基本的因素。在他的民俗审美活动中，最能引起他“感兴”的也正是那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民俗生活。

丰子恺从物质民俗审美视角观察生活，他的家乡石门湾一带的衣食住行习俗自然而然地进入他的视野。在服饰习俗上，他写道：石门湾是丝绸之乡，四季分明，衣服有夏衣、单衣、夹衣、絮袄、小绵袄、大绵袄等，“六套衣服逐渐递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丝绵在石门湾“是极普通的衣料”，“老少都穿丝绵”，就连“乞丐身上也穿丝绵”。写出了石门湾服饰习俗的特点。在饮食习俗上，丰子恺写得十分生动。石门湾物产丰富，稻米是石门湾人的主食，此外，冬笋、茭白、荠菜、毛豆、菱角、栗子、荸荠、枇杷、佛手、桑树、螃蟹等，应有尽有，“四时蔬菜不绝，风味各殊”。^③ 丰子恺还在多篇散文中写到了饮酒习俗，比如《吃酒》写了自己几次吃酒的经历；《沙坪的酒》写了自己每日的晚酌；《湖畔夜饮》讲述了自己和郑振铎对饮的一段佳话；《酒令》回忆了家乡逢年过节行酒令的习俗；《癡六伯》写癡六伯喜欢喝时酒；等等。在住的方面，石门湾民居多为砖木结构，粉墙黛瓦。普通人家住房一般都不宽裕，在缘缘堂没有建成之前，丰家三开间楼厅的老屋里住了同族的三户人家。^④ 石门湾是江南水乡，船在江南水乡是最有代表性的交通工具，“客船是我们水乡一带地方特有的一种船”。坐船、摇船是江南水乡人民最典型的交通出行习俗。石门湾紧靠运河，坐船出行尤为便利。近现代以来，石门湾开通了轮船和火车，从石门湾到杭州或是到上海，坐轮船转火车半天就能到达，^⑤ 交通极为便利。

丰子恺真情率性，在他的眼里，家乡的“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

①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页。

② 丰子恺：《视觉的粮食》，《丰子恺文集》第3卷，第350页。

③ 丰子恺：《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20—121页。

④ 丰子恺：《我的母亲》，《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640页。

⑤ 丰子恺：《塘栖》，《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673页。

画意，俯拾即是”。^① 家乡的生活在他的审美观照中，充满了生活情趣：“夏天，门外刚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来了一担‘桐乡醉李’。喊一声‘开西瓜了’忽然从楼上楼下引出许多兄弟姊妹。”夏日傍晚，镇上沿河而居的人家喜欢在河边吃饭、纳凉。丰子恺写道：“傍晚，祖母穿了一件竹衣，坐在染坊店门口河岸上的栏杆边吃蟹酒。”冬天又是另一番景象：“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坐在太阳旁边吃冬春米饭，吃到后来都要出汗解衣裳。廊下晒着一堆芋头，屋角里藏着两瓮新米酒，菜橱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转向。”^② 而在秋冬天里，父亲的晚酌极具传统文人的情致：“八仙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磁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③ 小镇人家的日常生活充满了令人感动的温馨。

在丰子恺物质民俗审美活动中，经常能够捕捉到那些司空见惯而又往往会被许多人忽视的原生态民俗。平平常常的理发担、妇女日常的打棉线，在一般人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生活图景，在一些自视清高的艺术家那里，也许不屑一顾；而丰子恺却用真诚的笔加以描写和表现，甚至“文之不足而画之”，于是便出现了散文与漫画同名的《野外理发处》和《三娘娘》。在剃头担上理发和三娘娘打棉线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在丰子恺民俗审美中，这类作品还有很多。丰子恺在《评中国的画风》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当时中国画犯有两种弊病，一是“拟古”，二是“装雅”，大都不关人生，不近人情，与艺术的根本原则相去太远。他主张画家要注重“写生”，“在实际的平凡的人生自然中发现美景”。^④ 丰子恺许多表现原生态民俗的作品正是他的艺术观念的反映。

富有人情味和人情美的民俗生活，是丰子恺着力表现的内容。《梦痕》一文里写到了一种食物：包子。民国时期，石门湾一带流传着这样一种风俗：亲戚家的小孩第一次上门作客，临别前，主人家必做几盘包子送他，名曰“打送”。^⑤ 在作品中，丰子恺生动地描写了全家人一起做包子的热闹气氛，充满了人情味和人情美。《新年怀旧》一文中写到大年夜的饮食习俗，

① 丰子恺：《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121页。

② 同上书，第123—126页。

③ 丰子恺：《忆儿时》，《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137页。

④ 丰子恺：《评中国的画风》，《丰子恺文集》第4卷，第245—248页。

⑤ 丰子恺：《梦痕》，《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272—276页。

有夜饭、夜间的小食、半夜里的暖锅、放谷花、吃接灶圆子等。孩子们相互打闹着用“毛草纸揩嘴”更是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和温暖的亲情。^①《忆儿时》中写到养蚕时，每到采茧、做丝的时候，家里都要买枇杷和软糕给采茧、做丝、烧火的人吃，以慰劳大家的辛苦，^②反映了丰家纯朴的待客之道。《旧话》一文中，描写了他到杭州考中学前，母亲给他吃糕和粽子。学子赴考前吃糕和粽子是石门湾一带的传统习俗，“从前父亲去考乡试的时候，祖母总是给他吃这两种点心的”。在这里，糕和粽子已经不是单纯的食物，而是被赋予了一定的民俗意味，因为“糕和粽子，暗示‘高中’的意思”，^③寄托了母亲对孩子的殷切希望。

二 艺术民俗审美

丰子恺不仅是一位文学家、画家，也是一位精通音乐、建筑、摄影、装帧设计和艺术理论的学者，他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观察民俗世界，于是，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工艺品等民间艺术便自然进入他的审美视野，引起他强烈的审美情感。

在民间艺术中，民间美术是最早激发丰子恺艺术审美热情的民俗文化形式之一。艺术属于精神生活范畴，人们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外，还需要精神的慰藉，而艺术的功能正在于此。民间艺术是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人民群众对于精神生活追求的反映，最能激起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丰子恺在回忆自己童年时的美术欣赏和视觉感受时说：“我在母亲的保护之下获得了饱食暖衣之后，每天所企求的就是‘看’。无论什么，只要是新奇的，好看的，我都要看。现在我还可历历地回忆：玩具，花纸，吹大糖担，新年里的龙灯，迎会，戏法，戏文，以及难得见到的花灯……曾经给我的视觉以何等的慰藉，给我的心情以何等热烈的兴奋。”而其中“最有力地抽发我的美术研究心的萌芽的，要算玩具与花灯”^④。

玩具与花灯属于民间美术和民间工艺品，丰子恺所说的玩具就是竹龙、泥猫、大阿福，还有印泥菩萨的模型和自己用红沙泥模型印塑的观世音像、

① 丰子恺：《新年怀旧》，《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621—626页。

② 丰子恺：《忆儿时》，《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136页。

③ 丰子恺：《旧话》，《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180—181页。

④ 丰子恺：《视觉的粮食》，《丰子恺文集》第3卷，第340页。

关帝像、文昌像，以及孙行者、猪八戒、蚌壳精、白蛇精，还有猫、狗、马、大象、宝塔、牌坊等，而“更规模地诱导我美术制作的兴味的，是迎花灯”。花灯种类繁多，丰子恺的父亲和姑母曾合作制作了一顶彩伞灯，给丰子恺很深的印象，当他“在灯烛辉煌中第一次看见它”时，“视觉感到异常的快适”。伞作六面形，由18张黑纸围成，每张四周刺着万字、八结、回纹、花鸟的装饰图案，中间部分又刺着种种图案花纹或人物典故。主体和背景相互映衬，“有机地造成一个美满的画面”。他说：“我的学书学画的动机，即肇始于此。”^① 玩具、花灯等都属于民俗文艺范畴。民俗文艺中，美无处不在，渗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给予人们极大的精神熏陶和美的享受，丰子恺喻之为“视觉的粮食”。它是维持人的精神活动的养料，能使人在生命展开的过程中获得真善美的慰藉，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色彩。

《少年美术故事》是一部理论著作，在这部书中，丰子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贺年片、家具布置、花纸儿（年画）、照相、木版画、扇面等民间艺术形式，通过生动的情节设置和浅易的文学语言，阐述了各种民间美术类型的基本原理、创作技巧、欣赏方法。他特别注意挖掘日常生活中所蕴涵的美术精神和美术内涵。他认为：“服饰实在是比家具更重要的一种实用美术，这是活的雕塑艺术。”他指出，“扇面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在他看来，山芋和玉米都是民间美术的可用之材。因为“山芋可吃之外又可雕版印刷，玉蜀黍则可吃之外又可排图案。这两种食物，可说是实用性与趣味兼备的东西”。^②

除了民间美术，丰子恺对民间音乐也很重视。他说：“以艺术为粮，则造型美术如食物，诗文、音乐如饮料，演剧、舞蹈如盛筵。”^③ 食物是维持人生存的最重要的能量来源，饮料和盛宴则在物质与精神方面兼有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双重功能。丰子恺认为，音乐具有润泽心灵、感化人心的作用。他说，“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一种”，音乐普及于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④ 他提倡吹口琴、拉胡琴，认为这两种乐器携带方便而又价格低廉，值得推广。他十分注重音乐的民族特色，认为在创作音乐时可以采用西洋技法，但绝不可以放弃民族精

① 丰子恺：《视觉的粮食》，《丰子恺文集》第3卷，第343—345页。

② 丰子恺：《少年美术故事》，《丰子恺文集》第3卷，第509—638页。

③ 丰子恺：《精神的粮食》，《丰子恺文集》第4卷，第49页。

④ 丰子恺：《谈抗战歌曲》，《丰子恺文集》第4卷，第4页。

神。他说：“歌谣曲是小型的艺术品，犹之文学中的小品文，短篇小说，绘画中的 sketch（速写）、漫画，多带‘民众的’性质。”^①在这种音乐思想指导下，他十分注意捕捉那些最能表现日常生活情态而又富有音律美的“自然的音乐”：铁马（风铃）在风的吹动下发出的叮叮咚咚声，鹞琴在空中发出的嗡嗡声，在丰子恺看来实在就是美的音乐。他写道：鹞琴“在晴空中散播悠扬浩荡的美音，似乎天地一切都在那里同它共鸣了”！而铁马“在报告起风的时候发出一种清朗的音，以慰藉人的耳朵。所以这铁马好比鸟声，也是一种‘自然的音乐’。我们的生活环境中，有许多自然的音乐，不论好坏，都有一种影响及于我们的感情，比形状色彩所及于我们的影响更深。因为声音不易遮隔，随时随地送入人耳”。在民间音乐中，他还十分欣赏儿童用豌豆茎和蚕豆茎合制而成的“翡翠笛”、卖笛子的老人吹奏出的“婉转悠扬，非常动听”的“美音”、农夫的插秧歌、王老伯伯与阿四用胡琴和竹笛合奏《五月歌》，乃至青蛙的齐鸣，等等。这一切都能引起他的审美兴味。他十分自豪地说：“中国的乐器实在有些神秘！只要在一根毛竹上凿几个洞，就可由此奏出这样婉转悠扬的美音来，何等简单而自然！外国的风琴钢琴笨重而复杂得像一架大机器，对此岂不愧然！”^②

沿着这样的思路，日常生活中的叫卖声、小贩的招揽声、打桩的号子声在丰子恺看来都是“自然的音乐”：“‘卖——荠——菜！’‘大——饼——油——炸——桧！’‘火——肉——粽——子！’音调各异，音色不同，每一声给人一种特异的感觉，全体合起来造成了一种我家的早晨的情趣。”^③因此，音乐具有感人的力量，而感人的音乐并非都来自高雅的音乐，小贩的招徕市声同样具有这样的效果。招徕市声除口头吆喝外，还有以特定的器乐音响为主或伴以吆喝、说唱的叫卖声。丰子恺在散文《午夜高楼》中描绘了这种招徕市声：馄饨担用“桥，桥，桥”为号，圆子担用“的，的，的”为号。馄饨担上所敲的是一根大毛竹管，“其声低，而大，而缓，其音色混浊，肥厚，沉重，而模糊。处处与馄饨的性状相似”。圆子担上所敲的是两根竹片，“其声高，而小，而急；其音色纯粹，清楚，圆滑，而细致，处处与小圆子的性状相似”。因此，丰子恺有感而发：“不必说诗的音调可以感人，就是馄饨担和圆子担的声音，也都具有音调的暗示，能使人闻音而感知

① 丰子恺：《修斐尔德百年祭过后》，《丰子恺文集》第1卷，第289页。

② 丰子恺：《音乐故事》，《丰子恺文集》第3卷，第471—487页。

③ 同上书，第472页。

其内容。”此外，丰子恺回忆起儿时所亲近的糖担时，他说，那“铛，铛，铛”的铃声，“现在我听了还觉得可亲呢”。^①

鲁迅在分析诗歌起源时，认为早期人类集体劳动时，为了动作的统一协调，会发出有节奏的“杭育杭育”声。鲁迅称他们为“杭育杭育”派。丰子恺非常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扛抬重物的劳动者和打桩者发出的“杭育杭育”声，“其旋律有时像咏叹调，有时像宣叙调，其节奏有时从容浩大，有时急速短促。其歌词则除‘杭育’以外都听不清楚”，但“只觉得很自然，很伟大，很严肃”。^②如今，许多劳动号子，如船工号子、码头号子、渔民号子等都被列入了国家级或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老北京叫卖声、老天津叫卖声、石库门叫卖声等也都相应地进入了各级“非遗”名录。说明无论在国家层面和还是在民间层面都已经认识到了其中所蕴涵着的丰富的民俗文化价值。而丰子恺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看到其中所承载的民俗价值与美学价值，并多次撰文论述，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大师的精神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

玩具、花灯、竹笛、胡琴、叫卖声都是原生态民间艺术，丰子恺的记载、描述和推崇，表达了他对民族民间艺术深沉的热爱之情，这与他一贯注重民间艺术的民俗思想是分不开的。

三 信仰民俗审美

丰子恺对于石门湾一带宗教信仰活动的观察是非常细致的。吴越地区历来就有“崇巫信鬼”的传统，因此在石门湾一带民众的生活中，不仅佛教的菩萨信仰、道教的鬼神信仰都很兴盛，即使原始的动植物崇拜也有所遗存。宗教信仰具有较强的地域性、社会性和传承性，人在呱呱落地之后，便生活在一定的地域风俗和宗教信仰的氛围中，其恪守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可说是与生俱来。在江南地区，佛教信仰既深且广，道教信仰也有很大的市场，民间信仰更是庞杂多样，因此，吃斋、烧香、念佛是很普遍的事情。在丰子恺的笔下，《菊林》《四轩柱》《新年忆旧》《放焰口》《元帅菩萨》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石门湾一带的宗教信仰民俗。这些作品虽然都是丰子恺晚年所写，但那些人和事在丰子恺的笔下仍然非常鲜活生动。其中，有的寥

① 丰子恺：《午夜高楼》，《丰子恺文集》第5卷，第544—546页。

② 丰子恺：《音乐之用》，《丰子恺文集》第2卷，第623页。

寥寥数笔，如《菊林》中的西竺庵，庵里的和尚除了拜忏时吃素，平日都吃肉——但就是这样一个不守佛教戒律的庵堂，每月却也佛事不断；《四轩柱》中，人们生病后求医无果，要举行“谢菩萨”仪式；《新年忆旧》中，善男信女们在除夕夜半就要进庙烧头香。有的写得比较细致，如《放焰口》记载中元节之夜，为了超度亡灵，地方上集资办佛事，名曰“放焰口”。主要程序是在阴历七月十五之夜，搭台点香，和尚念经，焚烧纸衣纸帽，向河中撒米，“普济孤魂”。河岸两旁，挂满灯笼，台前挂着对联。在童年的丰子恺看来，“琳琅满目，煞是好看”。^①《元帅菩萨》详细记载了元帅菩萨迎神赛会的盛大场景。五月十四日，元帅菩萨迎神赛会，场面盛大。长长的迎神队列，依次为：夜叉队、扛火盆队、臂香队、肉身队、犯人队、拈香队，然后是由八人抬着的元帅菩萨的轿子，再后面是细乐队和香亭。在不大的石门镇上，一个位于南市梢的元帅庙，每年的迎神赛会却有如此大的排场，而且让老百姓笃信不疑，由此可见当地宗教信仰活动的兴盛。^②

在丰子恺的作品中，我们还看到，动植物崇拜在石门湾一带还有很深的遗存。动植物崇拜起源于原始先民对于和他们休戚相关的动植物的一种依赖，虽然社会发展了，但这种崇拜依然长时期地影响着人们的民俗观念和民俗生活，有着很强的惯性。在丰子恺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原始的动植物崇拜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中，比如在《取名》一文中，作者写到了人们往往拣低贱的动物名称给小孩取名，似乎这样小孩才能养大。又如，人们择定一年中的某一日为某种植物的生日。如二月十二日，俗传为“花朝日”，又称百花生日，这一天，人们要祭花神，祈求幸福生活。有趣的是丰子恺结婚日期正是二月十二花朝日，包含着长辈对其婚姻生活的美好祝福。

岁时节日是宗教信仰活动最频繁、最集中的时候。在丰子恺信仰民俗审美中，几篇有关清明节、端午节和新年的散文，对于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都有比较详细的描写。清明是传统社会中除了过年以外比较隆重的一个节日，旧时石门湾一带有“清明大如年”的说法。清明扫墓是对祖先的追忆和崇敬，在民间信仰中属于祖先崇拜，主要仪式是上坟祭祖。在石门湾一带，清明上坟要上三天。“清明三天，我们每天都去上坟”。前一天上“杨庄坟”，“杨庄坟”是丰家祖坟，离镇较远，水路不通，只能步行，老幼不用去。但丰子恺由于是家里的长子，在七八岁时就参加。到了坟上，“陈设祭品，依

① 丰子恺：《放焰口》，《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729页。

② 丰子恺：《元帅菩萨》，《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758页。

次跪拜”。清明正日子那天，他们要祭拜“大家坟”，“大家坟”是宗族坟，“坟共有五六处，须用两只船，整整上一天。同族共有五家，轮流作主。白天上坟，晚上吃上坟酒”。第三天是上丰家的私房坟，又称旗杆坟。之所以称旗杆坟，按当地习俗，儿子中了举人，才能在父母的坟上立旗杆。丰子恺的父亲中了举人，因此他的祖父母的坟也就称为旗杆坟，是光宗耀祖的象征。上旗杆坟的只有丰子恺一家，又可以坐船前往，五六里的水路不久就到。祭扫完毕后顺便到附近的三竺庵游玩。^①

端午节也是一个比较隆重的节日。虽然我们在《端阳忆旧》一文里没有看到赛龙舟的描写，但石门湾一带民间对端午节依然很重视。在端午节，儿童要佩戴“老虎头”，床前要挂蒲剑和桃叶，要“打蚊烟”、捉蜘蛛和喷雄黄酒，还要用手指蘸一点雄黄酒在每一扇门上写“王”字，捞一点塞在每个孩子的肚脐眼里。“据说，老虎头，桃叶，蒲剑可以驱邪；蜘蛛煨蛋可以祛病；苍术白芷和雄黄可以驱除毒虫及毒气。至于门上的王字呢，据说是消毒药的储蓄；日后如有人被蜈蚣毒蛇等咬了，可向门上去捞取一点端午日午时所制的良药来，敷上患处，即可消毒止痛云。”^② 我们看到，端午习俗中还保留了相当多的原始巫术遗存。

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隆重的莫过于过年了。而过年也是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最集中的展演。丰子恺在《新年怀旧》《过年》这两篇散文中，对过年时的信仰习俗进行了详细描述。首先是祖先祭祀。祭祖仪式主要在除夕夜和大年初一进行。丰子恺对此着墨不多，只是提到“要掸灰尘，要祭祖宗，要送年礼”。其次是灶神、年菩萨、财神崇拜。灶神信仰在石门湾一带很受重视，丰子恺在《过年》一文里写了丰家廿三日晚上送灶的情景。这一天家家烧赤豆糯米饭供奉灶君，然后全家来吃。黄昏时分，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父亲穿了大礼服来灶前膜拜，跟着，我们大家跪拜。”然后，把灶君的神像从灶山上请下来，放进一顶灶轿里，捧到大门外去烧化。廿七夜祭年菩萨，非常隆重。丰子恺在《过年》中写道：“廿七夜过年，是个盛典。白天忙着烧祭品：猪头、全鸡、大鱼、大肉，都是装大盘子的。吃过夜饭之后，把两张八仙桌接起来，上面供设‘六神牌’，前面围着大红桌围，摆着巨大的锡制的香炉蜡台。桌上供着许多祭品，两旁围着年糕。”六神牌一共六版，画得非常精美，“每版上画好几个菩萨，佛、观音、玉皇大帝、孔

① 丰子恺：《清明》，《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705—708页。

② 丰子恺：《端阳忆旧》，《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218—219页。

子、文昌帝君、魁星……都包括在内”。所谓年菩萨，实际上是儒释道和民间神祇都包括在内的多神组合。廿七夜还有许多民俗活动，买花炮，放花炮，半夜送神，不亦乐乎。正月初四，是新年最大的节日，这一天晚上要接财神，“家家郑重其事”。其形式与过年相似，供设“六神牌”，外加财神像，点起大红烛。“先由父亲穿了大礼服，拿了一股香，到下西弄的财神堂前行礼，三跪九叩，然后拿了香回来，插在香炉中，算是接得财神回来了。于是大家行礼。”这天全镇都接财神，市中各店通宵开门。丰家还要燃放价格昂贵的大万花筒，邀请左邻右舍都来观看。^① 同样，在《新年怀旧》一文中也记述了送灶、接灶、接财神、安灶等年俗活动。由此可见，信仰活动是中国年俗的重要内容。在普通老百姓心中，似乎并不在意释道信仰与神仙信仰或是古老的动植物崇拜有什么区别，对于他们来讲，仪式才是最为重要的，他们在敬神活动中，心灵有所寄托，生活有所期盼，这也许正是民间信仰长盛不衰的原因。

丰子恺民俗审美的多重视角反映了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艺术主张。丰子恺民俗审美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只是一个初步梳理，未涉及的还有很多，如都市民俗、行业民俗、娱乐民俗等在丰子恺笔下都有所描绘，今后还有待于从更多角度和更多方面对丰子恺民俗审美展开研究，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丰子恺研究。

作者简介

黄江平（1956— ），女，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丰子恺：文苑丹青一代师》《弘一法师画传》（合著）等，近年来着力于民俗学、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现为上海卢湾区丰子恺研究会会员。

^① 丰子恺：《过年》，《丰子恺文集》第6卷，第696—703页。